

约翰·契弗《欢迎来到弹园村》： 病理诊疗与家庭纪事

□俞耕耘

《欢迎来到弹园村》也许是约翰·契弗颇为怪异、“难以理解”的作品。但正如《纽约时报》所言：也是“契弗最深厚、最有挑战性的一本书”。这句评价没有假谦虚、装客套，它用了最高级形容，并没有加上“之一”。《纽约客》大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并不缺这种赞誉，但它却给我们一个提醒：以往，契弗可能迷恋熟悉感，习惯在舒适区发挥，鲜有陌生的冒险。深厚与挑战从何而来？不在于这部长篇的题材（它仍是社区中产家庭日常纪事），根源则是叙事逻辑、心理推动及精神状态，一反常态。作家用混乱与崩溃构造人物病态生存的心理因、逻辑因。切近精神疾患叙事立场、视角，需要强大的共情同理，去理解反常。

这对阅读也是挑战，它产生错觉：到底是叙事者，还是作家的叙事有了异动？小说分为三部分，大约对应了“正反合”的三段式结构，但细看又不如是。契弗大胆转换了叙事者，从一个统摄全知的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自述，最终重返第三人称的局外。俨然，小说成了契弗与人物哈默在争夺、让渡叙事权。这种设计大有功效。当哈默走向精神崩溃，他的自述更能演绎什么叫“病态的常态”与“反常的正常”。这就类似一个酒鬼在说“我没醉”，反而更具现实感。以哈默为镜像，参校周围人，则他们都有病症的间歇式发作。他所关联的是精神疾患的“世界”。

内尔斯药物滥用成瘾，与哈默酗酒相对应；托尼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不过是“抑郁症”的另一别名。哈默既复刻了内尔斯父子的精神困境，又“承受”着父母造成的记忆创伤。他为父亲充当模特而羞耻，看到各式建筑以父亲形象为柱头，深感痛苦。母亲的偷窃癖，靠做梦猜测房间里住者的疯话，也难以忍受。私生子的身份焦虑，被放逐的不幸，是哈默抑郁的根源。这与托尼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倒”。内尔斯对儿子近乎禁锢的爱，尼莉对儿子被寡妇引诱失贞，施加的精神审判，是托尼瘫倒无力的诱因。情感真空与情感窒息皆通往崩溃，小说写出了家庭关系的正反两极。

哈默与内尔斯，在姓氏谱音上（锤子和钉子），天然绑在一起。“多糟糕的组合啊，锤子和钉子家！”他们成了一个玩笑，一种颠倒，是精神映像的倒置。从这一隐喻看，哈默最终杀人未遂，显得颇有暗示。它不止受到疯母亲想杀人献祭，唤醒世人的灵感，更有以自毁解脱的动机。内尔斯父子有哈默的影子，锤子哪有敲钉子的道理。契弗并没有孤立对个体进行剖析，而是在家庭关系、社区环境里审视人的变异。婚姻、性欲、教育是小说内置的几种观察变量。作家始终围绕“夫妇们”这个集合体。换言之，夫妻相互限定出生活模式。

“瑞德利夫妇进入神圣婚姻殿堂时，带着明确的商业色彩，仿佛双方结婚、怀孕、生养和教育，都是在生产和经销某种有用的产品，并和别的产商在竞争……给人的感觉，是他俩一定合伙成立了什么股份公司，还在柜台售卖他们命运的股份。”这或许正是重商主义的遗产。我们仿佛看到无比贴切的当下现实。无数家庭都在这种“竞演”模式下，惨淡经营。原本物质的生产性、效率观念，被滥用到情感层面上。“他们把自己漂亮的孩子展示给客人看，那样子就像销售员在展示厅给人介绍某款新车的优点。平常婚姻中常有的私欲、悲伤、自得，以及鸡毛蒜皮的操心，似乎都未曾影响他们这个组织的效率。”

“维克维尔夫妇的星期一早晨没什么虚伪可言。”这也是有趣限定，在这个特殊时段，虚伪被性活动的赤裸状态延缓和搁浅。做爱需要勤恳，身体召唤诚实。“他滚到她的那一侧，两人开始勤勤恳恳地做起爱的功课来，一做就是20分钟，末了两个人的头都炸裂一般疼痛。他已经错过了8:11、

8:22和8:30三班车。”契弗像是拿着钟表，靠计时来写性，如同一位医生的诊断报告。内尔斯夫妇则说明婚姻与性欲的分裂与错配。“在生育子女方面，她觉得他已经过期作废了，可是性欲之痒不见消退，都会当着她的面抓这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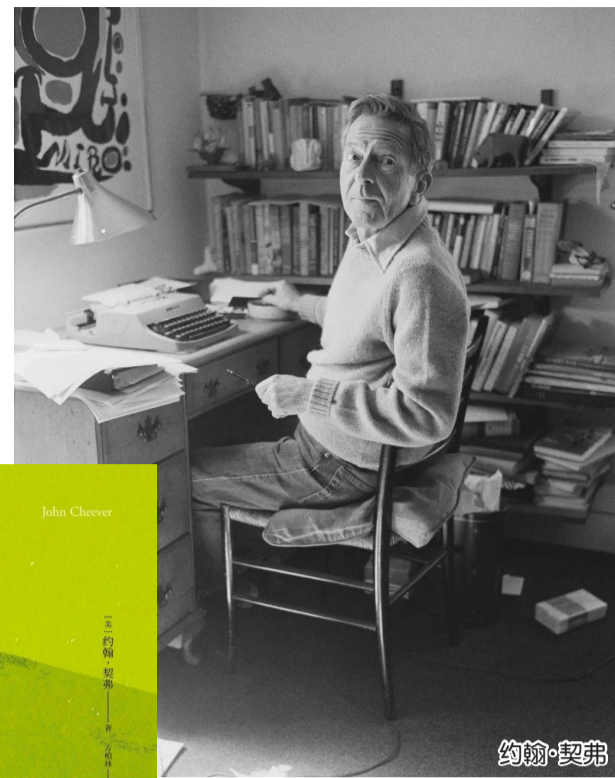
性压抑假说，是小说潜藏的内在驱动。作家忍耐不住以性意识阐释生活的症结、人物的行动。生活充斥着游弋的、闪退的禁忌幻想。浓烈的精神分析趣味让作品带有心理小说色彩。在我看来，它可以归纳为：一种焦虑（贞洁与不洁）、一种分裂（放荡与禁欲）、一种伪饰（造成痛苦与崩溃）。内尔斯夫妇对宗教的虔敬、道德的洁癖，与他们的性压抑成正比。尼莉观看戏剧，被演员的色情举止震惊。“她的廉耻心和易激动的本性轮番上阵，觉得她情绪迸发，浑身出汗。然而，她要‘继续做她的尼莉·内尔斯或艾略特·内尔斯夫人，诚实、负责、聪明、贞洁，等等”。她的镇定，要靠回家关门才能恢复。

同样，哈默在偏执寻找缓解抑郁的“安全屋”——刷有黄色墙壁的房子。只有依赖空间幻想的催眠术，才会起到情感暗示功能。“觉得过去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坏事，未来也不会发生。这种健康、圣洁的感觉，在我的经验之中，任何教会都没有产生过。”当他找到同样缺失父母的玛丽埃塔，又陷入爱的荒漠。“我的错误，在于我把爱情想成了一种令人眩暈的怀旧提取物，一种无法用神经机械学分析的回忆之力。我觉得，我们不会坠入爱河，我们只是重回爱河，我只是和记忆相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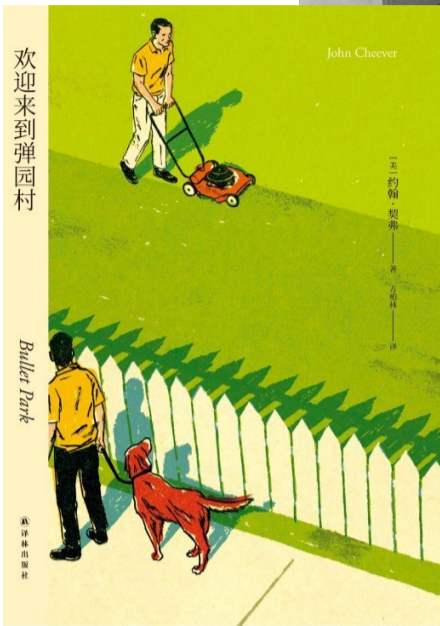
契弗把羞耻与负罪、放荡与净化、缺失与代偿的病理逻辑，通用并化约，形成了整套故事系统、人物序列。甚至它构成一种分析的目光、解释的方法论。玛丽埃塔在温和环境中，暴躁、易怒且冷淡；在恶劣、狂暴和动乱中，反而柔情蜜意。在内尔斯看来，“这女子优雅可人，一定是那非凡而长远的神圣婚姻给滋润出来的……她所有的角色肯定都扮演得很好——热忱、聪明、睿智、有爱心。婚姻似乎是给她这种人设计的；事实上，搞不好婚姻制度就是她这样的人插手设立的。”这当然是反讽，扮演伪饰，内外撕裂，徒有其表。

小说以“家庭批判”作为基础单元，延展到社会分析与症候观察的系统批判——对整套生活模式的质疑。与非茨杰拉德这类醉心“美国梦”的作家不同，契弗不经意流露出对“美国病”的厌恶。他借人物之口对美国社会直接攻击，其力度是鲜有的。“如果美国资本主义继续抬举那些唯利是图的奸诈小人，整个经济会堕落，只能生产麻醉品和腐朽的生活方式，让一切反省——任何深度思考和情感——都变得不可能。”“我在咖啡馆看到美国杂志，大部分文字都是在给烟草、酒精和荒谬的汽车打广告……能让你忘记肮脏污秽，精神贫困和自私单调。在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伟大的国家这般一心一意地在麻醉自己。”

当哈默随房产中介人弹园村，“他们路过了豪斯顿家（7卧，5卫，65000美元）和韦尔奇家（3卧，1.5卫，31000美元）。”作家以数字化表象，取代可视化形象。小区本质不过



约翰·契弗



欢迎来到弹园村

Ballus Park

是房产集合，家庭不过是一堆冰冷数据。这或许暗示，现代性背后是生产与消费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它不断生产“空心人”（丧失情感灵韵向度）；另一面，一切都是买卖关系。现代性批判就寄寓在闲笔里，漫不经心，入骨三分。契弗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却能透彻洞察，懂得用描摹叙事，实现批判的深度。

这无疑是一种自下而上归纳法的策略：看重日常、琐事、平庸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折射于语言情绪上，成就了一种轻描淡写，稀释简约的幽默，让人既不至于大笑，又生出些许自怜。反之，戏剧化、对峙性和观念冲突，并不属于契弗。回到小说提出的疑问：“弹园村这么多年轻人，为什么偏偏挑选托尼患上神秘的怪病？”这一病灶，就在于原生家庭、校园社会等背景中。换言之，精神疾患从不只是自然之物，它是矫治和压抑的副产品。

小说用“三次戒断”挖掘了规训的毒副作用。托尼电视成瘾，法语成绩差，和年轻寡妇过夜，算是三次“事件”。对应的三种解决方法却出奇地一致：父亲内尔斯扔掉电视，校长和女教师要求托尼放弃橄榄球，母亲尼莉用道德审判了托尼。这是反复与累加，既是人物压力的叠加，更是艺术效能之聚合。“打断”与“纠正”是造成病症的两种契因。它意味自我意识的连续性，主体性与同一性被粗暴破坏。如同强制纠正一个左撇子，打断一个梦游者，会造成严重后果。

《欢迎来到弹园村》显示契弗以短篇小说法运筹长篇的惯性，它更像两部中篇的复合对话，两个中心家庭的参差对照。第二部中，哈默追述自己的身世，对父母、祖母进行印象式速写。虽然与第一部的内尔斯家庭琐事断了篇，却依然连着气。这种潜在统一如何可能？事实上，哈默的成长自述具备一种对折性的阐释功能。一方面，他在回应托尼的精神困境；另一方面，哈默父母与内尔斯夫妇又相反相成。他们都不懂父母的“功能”，区别只是后者仍在维系家庭框架，前者则根本放弃了拙劣表演。

让人纳闷的是，小说如何从现实主义一度滑向荒诞主义？在我看来，既然有“魔幻现实”的提法，那么，荒诞现实主义也未尝不可。它将现实主义奠基在荒诞的地表上，既非纯粹怪诞，亦非单纯写实，而是挖掘现实中“被压抑的”混乱、沮丧与非理性。作家一举囊括了各式精神疾患，甚至故事成了病例的汇演。哈默的酗酒、抑郁，内尔斯的强迫症，日益加深的暴露与恋腿癖……但契弗都按发展心理学的观念给出了成因、动机的线索。在持续的精神诊疗中，他终于完成了困难重重的叙事。他不只是个好作家，也是一个“治疗师”。

■ 书 讯

一个野孩子的觉醒之旅

法国费米娜奖获奖作品《男孩》中文版出版

近期，法国作家马库斯·马尔特长篇史诗巨著《男孩》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引进出版。该小说于2016年荣获了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大奖费米娜文学奖。

《男孩》的故事发生在一片荒袤的土地上。小说的主人公没有名字，也不说话，他出生在南非的一个小地方。在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上，他只认识自己的母亲。1908年，母亲死了，或许是受天性驱使，他踏上了旅途。在旅途中，他遇到了很多人：丧失了爱人之后心灰意冷的约瑟夫、喀尔巴阡的“食人魔”布拉巴茨（摔跤冠军、江湖艺人）、文采飞扬的断臂下士，还有爱玛——男孩那如姐如母的母亲。在旅途中男孩开始模模糊糊地了解到生活是由什么组成的：几多欣喜，几多波折；几多欢聚，几多离别。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男孩经历了恐怖的大屠杀、人类的极度疯狂和我们所谓的文明。

这是年轻灵魂的一段旅程，男孩在懵懂间经历了铸就历史的大小事件，几分机缘巧合，几分随波逐流之中，他开始觉醒。《男孩》风格独特、深刻、有趣、严肃，是一本着眼于“整个世界”的伟大小说。作者用诗意的语言，透过讲述一个无名男孩的旅程，审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沉沦；用极度克制的叙事风格讲述着：什么是爱？恋人之间刻骨铭心的爱，父子之间怜惜的爱，以及作为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沉、无望的爱。

小说的作者马库斯·马尔是一位深受法国读



男孩

者喜爱的作家。他于1967年出生于滨海拉塞纳，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自幼热爱文学，约翰·斯坦贝克、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季奥诺等作家的作品陪伴马尔特度过了童年。马尔特从小学开始写作，中学毕业后学习电影专业，23岁时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20世纪90年代他的作品开始为更多读者熟知，代表作有《爱的花园》和《声》《男孩》等，其中《爱的花园》斩获十余种文学奖项，包括ELLE读者大奖等，《和声》荣获法国推理批评奖，《男孩》荣获费米娜文学奖。费米娜奖的评委会主席莫

娜·奥祖夫评价称：“这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之作，小说出色地讲述了一个野孩子发现文明的神话。这是一个关于学习和成长精彩故事，也是关于战争之残酷性的寓言。”

《男孩》出版后以其独具魅力的叙事、诗意的语言和极具象征性的人物塑造获得了读者的喜爱和媒体的一致好评。目前已翻译为十余种语言出版，英文版在2019年3月上市。法国《阅读》杂志评价称：“马库斯·马尔特胆识过人，野心恰到好处。小说的叙事语言根据情境不断变化：时而富于诗意，时而迂回曲折；时而尖锐犀利，时而幽默张扬。小说向我们讲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和人性的复杂。”而关于世界和人性的探索，透过这个沉默不语的男孩的眼睛，清晰地传递给了每一个读者，也引发着人们对于文明、战争、爱与死的思考。

(宋 闻)

罗迪·道伊尔《童年往事》出版

近期，罗迪·道伊尔经典之作《童年往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罗迪·道伊尔是爱尔兰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爱尔兰的“桂冠小说家”“伟大的喜剧作家”。道伊尔擅写都柏林普通人的生活，作品极富爱尔兰风情，被《时代》杂志誉为“充满凯尔特式的黑色幽默”。1993年凭借《童年往事》获布克文学奖。除此以外，道伊尔长期活跃于国际文学、戏剧、影视界，根据其“巴里镇三部曲”之一的小说《承诺》(The Commitments)改编的电影获得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EFTA Award)“最佳编剧奖”，短篇小说《新兴男孩》(New Boy)搬上银幕后入围奥斯卡最佳短片。

1968年的爱尔兰小镇，10岁的帕特里·克拉克正在经历着成长的阵痛，父母关系的破裂让他不得不提前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无情。小说碎片化的叙事方式犹如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思绪，而爱尔兰式的幽默则与孩童的天真无邪相映成趣。帕特里也曾用幸福的童年，但那些无法无天、嬉笑打闹的时光随着父母矛盾的激化开始褪去色彩。他害怕、神经敏感、无法入睡、抽烟、逃学、被昔日好友孤立……可无论他多么努力想要弄明白为什么可爱的妈妈和有趣的爸爸不再相爱了，他所得到的答案却只是玻璃窗外爸爸离去的背影。《童年往事》的色调是明亮而忧伤的，那些沉淀在心底的困惑，那些融化于黑夜的泪水，那些有关成长、婚姻、家庭的恒久思索，有如北国漫天飞舞的雪花，飘进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

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爱尔兰小镇上的生活仍在以其独有的节奏持续着。小说的基调并不复杂，罗迪·道伊尔通过一个10岁小男孩的视角，探讨了成长、婚姻、家庭等恒久的文学主题，也生动展现了二战后爱尔兰的文化、历史、宗教图景。小说的语言生动诙谐，同时又细腻敏感，童年的天真与成长的忧愁并肩而行，把少年推入了成人复杂的世界，唤起每个读者心中对童年的回忆。

(宋 闻)



童年往事

哈萨克斯坦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根据相关研究，哈萨克斯坦文学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初叶的胡尔胡特；现代意义上的哈萨克斯坦文学概念的确立，又与15世纪哈萨克汗国的兴起紧密相连，可追溯至15世纪。为配合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选译工作，《哈萨克斯坦诗选》所选哈萨克斯坦经典诗歌作品主要是自15世纪哈萨克汗国以来著名诗人阿桑海格·萨比提之后的41位哈萨克斯坦代表性诗人和他们的作品。

15至17世纪哈萨克汗国诗歌的主要呈现形式为“哲绕”诗，诗人称为“哲绕诗人”。“哲绕”诗根基源远流长，是哈萨克斯坦诗歌的一种传统形式。这类诗歌的主题和内容多以表现诗人对社会生活、人生及命运，包括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感怀，及对汗王的劝谏。代表人物有阿桑海格、沙利基孜·特林奇、喀兹图根·素因齐。他们是古典哲绕诗人的杰出代表。阿桑海格·萨比提是15世纪哈萨克汗国的哲学家、诗人，他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原名阿桑，海格(悲愁之意)则是人们鉴于他一生忧国忧民、悲愁不已，而冠于他的尊称。他曾经担任金帐汗国重臣。无论是在可汗的宫殿，还是在广阔的草原，阿桑海格都旗帜鲜明地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强调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据说他离开汗王宫之后，曾经骑着一头白色的骆驼，为天下庶民寻找没有欺凌和压迫、水草丰美的人间乐土，并为此奔波终生，在民间广为传颂。

18世纪哈萨克人受到准噶尔人侵、沙俄领土扩张及吞并。哈萨克汗国诗歌便主要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变化。代表性哲绕诗人有布哈尔·哈勒哈曼等。他们作品的思想主题倡导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艺术上亦传承了哈萨克汗国古典哲绕诗的传统，凝练上口，便于流传。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哈萨克汗国社会与沙俄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融合，社会动荡加剧，起义不断。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斯坦文学一方面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一方面也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表现出了对自由与解放的强烈愿望。马翰别特·沃赫里斯便是其中代表，他写给起义将领伊萨泰的诗歌是其代表性作品。19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阶层和阶级矛盾的分化，哈萨克斯坦社会出现了要求民主进步的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如哈萨克斯坦著名教育家乔罕·瓦力汗诺夫，他的著作主要探讨“进步”与“接受”等社会话题，著有《草原穆斯林》《关于吉尔吉人》(沙俄时期，“哈萨克人”的概念多与“吉尔吉人”的概念混用)等；以及小说家E·阿勒腾萨林、诗人阿拜·库姆拜等。这批文人及学者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深深影响了哈萨克斯坦诗歌的发展。其中，尤以阿拜·库姆拜为哈萨克斯坦现代诗歌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诗歌集思想性、艺术性、探索性于一体，不仅深受哈萨克汗国传统诗歌的影响，同时也受俄罗斯及东方文学影响。他的箴言绝句也开创了哈萨克散文和杂文的先河。

而后哈萨克斯坦诗歌受到了20世纪初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6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被学界誉为是哈萨克斯坦文学及诗歌“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有苏勒坦麻赫穆提·托热艾葛勒，他的诗歌不仅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特别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阿谀奉承、夜郎自大的人间丑态进行了批判。进入20世纪中叶，哈萨克斯坦诗歌开始融入苏联文学。代表性诗人有夏克热穆·胡黛别尔德、阿合麦提·拜吐尔逊、米尔贾合夫·杜拉特、马葛鲁·朱麻拜耶夫、赛肯·赛弗林等，他们的诗歌创作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生活印记，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题成了哈萨克斯坦诗歌的主要表现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解放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愿望，以及战争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心灵世界造成的巨大创伤。战后诗歌亦开始注重生活和信心的重建，开始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内心感受和精神道德，代表性诗人有哈夫·海依尔别克夫、穆喀哈力·麻哈泰耶夫、奥扎斯·苏来曼、穆赫塔尔·夏罕诺夫、法丽扎·翁哈伊森诺娃等。进入新世纪之后，哈萨克斯坦诗歌开始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话题。艺术手法上也在寻求或探讨现代诗歌新的表现形式等。

总体来说，从这41位哈萨克斯坦诗人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哈萨克斯坦诗歌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和人民情怀。英雄主义的责任与担当几乎是全部诗歌的主题；而且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草原民族的哈萨克斯坦诗人的诗歌，确实有着其地域及生产生活的鲜明特点，草原的物象和意象在他们的诗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点与传承。

“一带一路”文学之光



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作品

击果文壇

SHUO WENTAN